

· 二十世纪文献学 ·

本世纪唐五代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概观

王兆鹏 刘尊明

本文主要回顾、考察本世纪有关唐五代词的文献辑录与整理情况，不涉及唐五代词的理论批评及其它方面的研究。

一、编纂

辑录、整理唐五代词，并非始于本世纪。早在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董逢元就曾辑录《唐词纪》十六卷，收录唐五代词作948首。不过此书只是一个大型词选本，而不是有意网罗一代文献的词总集。因受明代流行的分类本《草堂诗余》的影响，此书是按选本的体例编排。所录作品“不以人序，不以调分，而区为景色、吊古、感慨、宫掖、行乐、别离、征旅、边戍、佳丽、悲愁、忆念、怨思、女冠、渔父、仙逸、登第十六门，已为割裂无绪。又或以词语而分，或以词名而分，茫无定律，尤为治丝而棼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百《唐词纪提要》）又滥采诗以为词，如将唐人《折杨柳》、《采莲曲》等乐府诗题擅改作《杨柳枝》、《采莲子》词调录作词。其中所录作品，有相当一部分并非词作，连声诗也算不上，故是书难以信据。书中又将慕容岩卿妻、韩文璞、刘燕歌等宋元作者误作唐五代人。此书虽有草创之功，但传本既

少，影响亦微。

清康熙间编纂《全唐诗》时，编者对唐五代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辑录整理。《全唐诗》收录唐五代词作者 67 人（不含无名氏），词作 870 首，厘为十卷。此书收词虽较《唐词纪》为少，但去取较严，可信度较高，为唐五代词的全面辑录整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不过此书主要是据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、《花草粹编》等总集和《阳春集》、《南唐二主词》等别集、合集辑录，搜采的范围并不广泛，遗漏尚多；诗词不分，真伪杂陈的情况也所在多有，且未予考辨。

清咸、同间，莫友芝（1821—1871）曾辑有《唐五代词》十三卷，其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。然此书实是《全唐诗》附词的翻刻本，只是书末又附抄八二主词及《阳春集》而已，价值不大。

本世纪，最先从事唐五代词辑佚整理的是王国维。自光绪三十三年（1908）夏到次年初，王国维先后辑录“花间”词人及韩偓、李璟、李煜等唐五代二十一家之 684 首词作，题为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》（有 1927 年《海宁王忠愍公遗书》本）。但所辑范围不广，仅限于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阳春集》、《草堂诗余》、《词林万选》、《词综》、《历代诗余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温飞卿诗集》、韩偓《香奁集》诸书，总体成就并未超越《全唐诗》。不过将原散见于诸总集之词辑作别集而已。其中也有误收诗为词者，书中自《香奁集》中辑出了 10 首韩偓词，实为长短句诗。真伪莫辨之病亦未尽免。然各卷之后，附有跋语，简介作者生平，列举载录其词的有关文献，并说明辑录的依据，尚不无参考价值。就本世纪对唐五代词的整理研究而言，其校勘之力与创始之功仍不可掩。

1917 年刘毓盘辑《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》（1925 年北京大学排印本），其中辑有李白、和凝、李璟、李煜等四家唐五代词人词作。然“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，而且在真伪不分，校勘不精，出处不明，使人读之如坠五里雾中”；“卷后附跋，亦

泥沙俱下，纰谬时见”（赵万里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）。

1929年，林大椿用力辑成《唐五代词》，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。此书收词人81家、词作1147首，是继《全唐诗》之后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结集。书中以人编次，唐诗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，打破了《全唐诗》等断代总集以帝王居首、女流方外殿后的传统惯例，但五代词作者又按朝代先后和“国别”分排，有失作者的时代先后次序。书后附录有校记，校录诸本异文；辑录有关词作本事；并注明所录各词的来源出处，这较《全唐诗》之不注出处，是一大进步，然出处只注书名，而不注明版本，给读者检核又带来不便。未收敦煌词，也是一大憾事。其时敦煌词虽所知不多，但《彊村丛书》本《云谣集杂曲子》早已问世，不知是林氏未见此书，还是别有他故。

此书采集、引用的文献，尚不完备。其校记所引用的书目仅24种。宋、明人词选集如《梅苑》、《乐府雅词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唐词纪》、《古今词统》等尚未引及；唐宋人的野史笔记、诗话词话，也只征引了《北梦琐言》、《五国故事》、《墨庄漫录》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等寥寥几种。

明清词籍著录的唐五代词作往往有讹误，或词主有误，或误诗为词，而陈陈相因，以讹传讹。此书亦有因袭前人之误而不察不辨者。如题杨贵妃之《阿那曲》：“罗袖动香香不已，红蕖袅袅秋烟里。轻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边初拂水。”始见于《太平广记》卷六十九《张云容》引《传记》（按《传记》即裴铏《传奇》），原为女鬼张云容所述，说是杨贵妃“赠我诗”。本为《传奇》作者裴铏所拟作，宋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信以为实而收作杨贵妃诗，题作《赠张云容舞》。洪氏所题尚符合原意，但不当题杨贵妃作。原本与词无涉，《传奇》即明言是“诗”。《古今词统》卷一始录作杨贵妃词，调作《阿那曲》。其后《全唐诗》卷八九九、《历代诗馀》卷一、《词律》卷一、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俱因之作杨

妃词。按唐宋词籍、乐籍俱无《阿那曲》词调之记载，亦未尝收此首作《阿那曲》词，纯粹是明人无中生有。清人竞相沿袭，一误再误。林大椿亦不辨其非，而径录作杨贵妃词。其它伪误之词尚多，兹不一一列举。

本世纪头三十年，有王国维辑本和林大椿辑本问世，唐五代词的辑录整理工作，尚不寂寞。也许是有了林辑本，一时难乎为继，此后几乎停顿了半个多世纪。直到八十年代中期，张璋、黄畬二先生合作编纂的《全唐五代词》问世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，才打破了唐五代词文献整理工作长期停滞不前的僵局。

《全唐五代词》收录有姓氏的作者170余人，词作2500余首。收词之多，搜罗之广，几倍于前，故此书一出，人即称快。其广搜博采之功，诚令人敬佩。然而欣喜过后是失望。书出不久，即受到词学界的批评，被认为是体例甚乱，错漏颇多，难以信据。归纳起来，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

一是诗词不辨，多采声诗与徒诗为词，颇为芜杂。如李峤、徐彦伯、赵彦昭、李义、苏颋等《桃花行》本为应制诗，却以词录入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一六九所载题目明确标为《七言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》。唐武平一《景龙文馆记》载其本事云：“四年春，上宴于桃花园，群臣毕从，学士李峤等各献《桃花》诗，上令宫女歌之，辞既清婉，歌仍妙绝，献诗者舞蹈称万岁，上敕号曰《桃花行》。”（宛委山堂本《说郛》卷四六）据此，李峤诸人之作或可称为声诗（《唐声诗》未收），决非词。又谢良辅、沈仲昌等十三人之《忆长安》、《状江南》，原非词调。编者“疑其有歌与乐，不仅讽咏而已”而收入。仅凭怀疑而无根据，定其为词，何足取信？其它采七言古诗、七言绝句为词者尚多。

二是考订不详，错漏较多。有的作者生卒年失考，如李绅、钱惟演之生卒年早有定论，而书中缺而疑之。词人小传之误，亦所在多有。有的作品真伪莫辨，如据《历代诗余》所补冯延巳《采

桑子》（樱桃谢了梨花发），实为晏殊词，明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、明毛氏汲古阁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《珠玉词》均载此词，《历代诗余》出其后，显系误题，《全宋词》本已辨正，而此书沿《历代诗余》之误而不辨。其他与宋人互见之作失考者尚多。

三是时代不分，以宋人为唐人。处异代之际，词人属上属下，本难区分，但应有基本原则，或遵循史家习惯。如钱惟演本为宋代西昆体著名诗人，且生于宋立国后之建隆三年（962）。此书竟视作五代人收入。其《玉楼春》词采自宋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二，而该卷目录明确标为“宋词”，是黄升亦以之为宋人，《全宋词》亦早已收入。

四是体例不一，编次混乱。1. 作者编次失序。前三卷“唐词”是依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次，后三卷“五代词”又依“国别”地域随意编排。如韦庄（836—910）与司空图（837—908）均由唐入五代，而将司空氏置于卷二唐词内，韦庄则入卷五之五代前蜀词内。同为五代蜀词人，孟昶（919—965）少于欧阳炯（896—971）二十余岁，编次却居欧前。2. 作品编次混乱。据群籍辑录一家之词，同出一书者，不连编，不依原书编次，而错杂编排。如所收李白词九调，所出之书依次为《全唐诗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词谱》、《全唐诗》。白居易、刘禹锡词编次之乱亦略如此。原有别集者，随意变动所据底本原来编次；辑补之作不是附于底本所收词之后，而是插入底本原作之间，以致大失底本原貌。所录冯延巳词最为典型。

五是校勘不精。诸如所据底本或参校本不善而致错漏，改动底本原文而不出校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它如集评资料，不引原书而间接转引，本系节录而不标明等等，难以尽述。

正因为此书存在的问题较多，实有重新编纂全唐五代词的必要，所以199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制定《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“八五”计划》时，将新编《全唐五代词》列

入其中的重点项目之一。此项目已经完成，新编的《全唐五代词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1990年巴蜀出版社出版的任半塘、王昆吾先生编著的《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》，也辑录了大量的唐五代词作。其中仅《李卫公望江南》就有713首，较张、黄辑本《全唐五代词》所收《兵要望江南》多收213首。此书搜罗甚广，取材丰富，但所收作品，有的不一定可信。如正编卷五所收白居易《行香子·清凉山文殊赞》，注谓“录自日本长惠编《鱼山私钞》”，经检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卷八四《鱼山私钞》，原文仅题“文殊”，题下原注有“清凉山赞”云云，并无《行香子》调名。此调名实为编者所加，然未出校记说明，易使读者误以为原文即有此调。又此首并非曲子词，乃佛家所唱之偈文，其字句格律与宋人《行香子》词调完全不同。此赞是否白居易作，也有疑问，《鱼山私钞》所附考订即说“若白乐天作”，“时代前后不符合”，“时代相违”。是《鱼山私钞》的编者也怀疑此篇非白居易所作。

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尚君先生的《全唐诗补编》也辑补了一些词作。其中所录《兵要望江南》为720首，去其重出1首，较《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》多收6首。

二、校注

本世纪校勘、笺注唐五代词集的成果，也比较丰硕。流传至今的唐五代词集，只有《云谣集杂曲子》^①、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和《阳春集》、《南唐二主词》等寥寥几种。差不多每一种都有新校注本。

《花间集》的校、注本最多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如下三种：华连圃的《花间集注》（1935商务印书馆出版，1993年中州书画社重印）；李冰若的《花间集评注》（1935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，1993

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)；李一氓的《花间集校》(1958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。

《花间集注》着力于注，故注释详尽，不仅注语词、典故，还时常注明题旨与作法。如韦庄《浣溪沙》(夜夜相思更漏残)词，注中点明其题旨是“当为怀念宠姬而作”；于“想君思我锦衾寒”句，则注其作法、技巧云：“相思而由对方写出，其情愈亲，其思愈切。”

《花间集评注》致力于评。注释虽较简略，但辑录前人的评点、评论则非常详尽，尤其是注者李冰若自己以《栩庄漫记》的名义写的 196 则评语，见解独到精辟，颇为学者所重，屡见征引。如果说华注本更便于初学者，那么李评本则以其较高的理论价值而更为学者所看重。

《花间集校》侧重于校。校者旨在“根据宋、明本文字的异同正误和因为文字而影响到的意境高下，斟酌、较量，整理出来一部可以通读无碍的《花间集》。”校者以传世的 2 种宋本和 6 种明本互校，给《花间集》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可靠的文本。书末附录宋明以来各种版本的序跋及提要，为研究《花间集》的版本源流及递藏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书末的《校后记》详介《花间集》的版本源流及诸本异同得失，颇详尽精当，然明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《花间集》既未见征引，《校后记》也未述及，不知何故被遗漏。

此外萧继宗评点校注的《花间集》(1977 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)、李谊的《花间集注释》(1986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)、沈祥源、傅生文的《花间集新注》(1987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)等，也各有特点。

《尊前集》迄今只有校点本，而未见注释本。1914 年朱孝臧以丁丙善本书室藏梅禹金钞本《尊前集》为底本，校以毛晋刻本，刻入《彊村丛书》中，这是《尊前集》在本世纪的第一个校刊本。1942

年冒广生曾对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尊前集》作过一次校勘，其校记发表于《同声》月刊第二卷第六至第九号（后收入《冒鹤亭词曲论文集》，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。八十年代，蒋哲伦女士又曾校点《尊前集》，198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《南唐二主词》也深受当代学人的注意，校、注本颇多，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是先师唐圭璋的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（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）和王仲闻先生的《南唐二主词校订》（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）。

在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成书之前，先后有《晨风阁丛书》刊印的宣统元年（1909）王国维校补的《南唐二主词》，1918年无锡县公立图书馆校印的光绪十六年庚寅（1890）刘继增笺注的《南唐二主词笺》，1921年刘毓盘校辑的《南唐二主词》（《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》之一种）。以上三种版本，于二主词之校勘，都用力甚勤，“然刘继增不知有《南词》本，王国维不知有吕本，刘毓盘不知有毛钞本，故所校亦互有阙略”（唐圭璋《南唐二主词汇笺自序》）。

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则荟萃诸本，参究得失，备举各本文字之异同，辨别真伪，考校精密；既笺证词作本事，又备录历代词话评论资料，总评置于卷首，分评列于每首之后。各家序跋则附录于书末。“学者手此一卷，珍重灯窗，微特二主之词，多所启益，即就其体式以治他家，亦无不厘然有当”（赵尊岳《南唐二主词汇笺序》）。

《南唐二主词校订》后出转精。每词之后一一列举历代收录该词之书名卷数，使读者对每一首词在历代的流传情况一目了然，如《临江仙》（樱桃落尽春归去）词末列举曾载此词的典籍就有《类说》、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《墨庄漫录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古今词统》等18种之多。校订者搜采的范围不限于词集、词话，举凡野史、方志、类书，也尽数涉猎，校录资料之繁富，无出其右。二

主词真伪杂陈，每与宋人词作互见，校订者察其源流，详加考辨，考证严密精审，结论可信可据。

其他的校注本，也有可采之处。如詹安泰先生的《李璟李煜词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，1982年再版），校勘、考订之功虽不及唐、王二书，但每词之后对原词所作的分析品鉴，则不乏精彩之见。詹幼馨的《南唐二主词研究》（1992年武汉出版社出版），实际上是校注本，有注有评，无论是“校勘”、“笺注”，还是“解说”、“评议”，都“处处带有作者之主观色彩”（原书《内容提要》）。就词籍的校注而言，这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。

冯延巳《阳春集》的校、注本，则先后有孙人和的《阳春集校证》（中国大学铅印本）、陈秋帆的《阳春集笺》（1933年南京书店出版）、郑郁卿的《阳春集笺》（1973年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）、谷玉校点的《阳春词》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。虽各有可观，然考订均有待深入。

“花间”词人温庭筠和韦庄，向无词别集流传。到了本世纪初，才有王国维、刘毓盘的辑本《金荃词》、《浣花词》，然俱刻入丛刻之中，而非独立刊行。二十年代，胡鸣盛曾辑撰《韦庄词注》（1923年莲峰草堂石印本），其后又有夏承焘审订、刘金城校注的《韦庄词校注》（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），二本校注都比较简略；互见之作，未予考订说明，令人真伪莫辨。

有见于此，曾师昭岷将温、韦、冯三家词重行辑校，合为一书，题作《温韦冯词新校》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。是书校勘精审，其取校之书较李一氓《花间集校》本为多，凡李一氓取校之书皆重行一一取校，李氏未曾资用的如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《花间集》和其他词总集、别集也都一一取校。举凡互见之作，都详加辨证，能断定为伪作者，列入附录；不能遽下断语者，则详加说明，疑以传疑。其考订精确，而态度审慎。书中所辑传记、评论、序跋等资料，也颇详赡。故此书一出，即为治

词者所重。

经整理过的唐五代词别集，还有饶宗颐先生編集校勘的《李卫公望江南》（1990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）。有关此集的版本和整理情况，笔者已有专文考察^②，此不赘述。

注：

①关于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和敦煌词的研究整理情况，笔者曾撰文讨论，见刘尊明、王兆鹏《本世纪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文化观照》，载《东方丛刊》1994年第3、4辑，故本文不再重复。

②见王兆鹏：《〈兵要望江南〉版本及作者考辨》，《国学研究》第四卷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人文学院